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八年

第一七二二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二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722)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安全理事会第 331(1973)号决议;	
(b) 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第 331(197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0929)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七百二十二次会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雅科夫·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巴拿马、秘鲁、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

临时议程(S/Agenda/1722)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安全理事会第331(1973)号决议；
 - (b) 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第331(197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0929)。

上午十一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安全理事会第331(1973)号决议；
- (b) 秘书长依据安全理事会第331(197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0929)

1. 主席：我要通知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我作为安理会主席，收到了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关于安理会现在审查的项目——中东局势的许多电报。我收到了一九七三年六月四日至六日在华沙举行的第六届国

际运输、港口与渔业工人专业会议主席的电报，收到了约旦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社会领袖的电报，以及保加利亚和平委员会的电报。另外，我还收到了柏林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加拿大的多伦多阿拉伯裔加拿大人协会联合会以及加拿大温尼伯曼尼托巴和平理事会的来信。如果愿意，理事国代表们可到联合国秘书处去看看这些电报和信件。根据处理私人和非政府机构来电来信的程序的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附录，我想我所提及的来电与来信，将列入关于安理会所处理的问题的下一份私人和非政府机构来电来信一览表之中，分发给安理会的各位代表。

2. 依照安全理事会前几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现在提议邀请埃及、以色列、约旦、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乍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索马里、圭亚那、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的代表参加安理会对中东局势的审查，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H.扎耶特先生(埃及)、Y.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和A.H.谢拉夫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S.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H.G.旺莫钦先生(乍得)、H.盖拉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E.O.奥格布先生(尼日利亚)、A.布特弗利卡先生(阿尔及利亚)、M.增塔尔先生(摩洛哥)、A.帕沙希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H.努尔·埃勒米先生(索马里)、R.E.杰克逊先生(圭亚那)、M.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A.Y.比沙拉先生(科威特)、J.Y.贾迈勒先生(卡塔尔)、O.萨卡夫先生(沙特阿拉伯)和E.古拉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3. 主席：我还要通知各位理事国代表，作为安理会主席，我收到了伊朗代表胡韦达大使的一封信，

要求伊朗代表团能有机会参加审议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议程项目。依照惯例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我提议邀请伊朗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对中东局势的审查，但无表决权。既然没有异议，会议决定如上。我就邀请伊朗代表胡韦达大使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当轮到他发言时，将邀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F*胡韦达先生(伊朗)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4. **主席**：我现在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几内亚外交部长发言。

5. **西索科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在审议我们议程上的这个项目之前，请允许我代表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祝贺你在本机构再次举行会议审议它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的时候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的主席，这个问题摆在安理会面前已不止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了。我还有责任要对你这位能干的外交家的个人品质表示特别的敬意，你对各国人民的和平与自由所持的见解与热爱，是我们审议获得成功的可靠兆头。

6. 我同样有责任要对我们两国之间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对一向作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关系特征的精诚团结精神表示高兴。

7. 如果在这里我对离任主席、苏丹民主共和国的阿卜杜拉大使在五月份能干而英明地指导了安理会工作不表示敬意和祝贺的话，那么我就是失职了。

8. 联合国一直讨论严重的中东问题已经二十五年多了，现在仍在讨论。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在世界该地区有可能恢复和平与安全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在某些大国怂恿之下，一贯地反对这样的解决方案，而乐于在该地区保持我们大家都知道并为之悲叹的那种不战不和的令人痛心的局面。

9. 我们都知道，中东局势的爆炸性发展要追溯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当时，以色列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下，对三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了侵略战争，并且若无其事地占领了它们的部分领土。从那以后，联合国通过了许多

决议，可是不幸的是，尽管阿拉伯国家表现出充分的诚意，赞成最终解决冲突，所得结果却是国际社会遭到了不断的藐视。

10. 从秘书长的报告(S/10929)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战事一爆发，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第233(1967)号决议和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第234(1967)号决议通过之后，约旦、叙利亚、埃及和以色列的政府就先后宣布它们接受人们所呼吁的停火，可是以色列却在该阶段占领了埃及苏伊士运河的东岸，并且占领了约旦河西岸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的西部地区。

11. 以色列从它所占领的这些战略阵地出发，能够轻易地破坏尽管它已赞同的停火，而且它也一直在破坏停火。

12. 事实上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的战事一爆发之后，安全理事会就通过了第233(1967)号和第234(1967)号决议，呼吁立即停火。但是到了七月，以色列就在运河地区破坏停火。七月九日和十日，安全理事会重复了它的呼吁，要求尊重停火命令。

13. 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第240(1967)号决议、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第248(1968)号决议、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第256(1968)号决议、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第258(1968)号决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262(1968)号决议以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第265(1969)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毫不含糊地谴责了以色列对停火命令的历次破坏以及对上埃及和约旦的平民目标所采取的预谋的军事行动。

14. 好象是要对国际社会进一步加以嘲弄似的，以色列在实现其扩张主义目标的过程中，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将其袭击扩展到又一个阿拉伯国家——黎巴嫩，将死亡与破坏引向贝鲁特国际机场。这一新的侵略行径——它决不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所犯的第一次恐怖主义行动——也遭到了安全理事会及世界舆论的谴责。安全理事会在其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第270(1969)号决议以及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第280(1970)号决议中曾接连谴责过以色列的预谋的军事行动，它在决议中宣称再也不能容忍这些武装进攻了。它再次重申了自己的郑重警告，大意是：如果以色列再采取此类行动，安全理事会就要遵照有关宪章条款，采取有效措施去实施其各项决议。

15. 读一下文件 S/10929 的全文——我们为该内容向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贡纳尔·雅林大使表示赞颂——就可明白，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对以色列的谴责以及安全理事会一再重申的想要依据宪章对以色列采取新措施的意图。

16. 我国代表团严肃地认为，这场把戏进行得太久了，安全理事会已到了履行其职责的时候了。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串通一气，非洲和全世界的殖民主义势力和法西斯主义势力串通一气，他们的挑战持续得太久了，已经危及联合国的信誉。联合国有必要采取有力而有效的行动去接受这一挑战。

17. 以色列是由一项联合国决定、通过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而凭空虚构出来的，我们怎能容忍它在今天反转来无视这个赋予它生存权的组织？我们怎能继续容忍它这样死不妥协和目空一切？

18. 我们继续认为，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仍然是一项解决方案的最合适的基础。的确，依照该项决议，安全理事会首先

“一. 确认为履行宪章原则，必须于中东建立公正及持久和平，其中应包括实施下列两项原则：

- (一) 以色列军队撤离其于最近冲突所占领土；
- (二) 终止一切交战主张或交战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每一国之主权、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与其在安全及公认之边界内和平生存、不受武力威胁及武力行为之权利；

“二. 复确认必须：

- (a) 保证该地区国际水道之自由通航；
- (b) 达成难民问题之公正解决；
- (c) 经由包括建立非军事区在内之措施，保证该地区每一国家之领土不受侵犯及政治独立。”

19. 正如大家所见，第 242(1967)号决议第一、二段的那些条款已经为和平解决确定了基本原则。正

确地、真心实意地贯彻这些条款无疑是能导致一项公正的解决的。我们重申，假如不幸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且一直并非如此的话，那首先是由于以色列的态度，它的态度至少说是消极的。的确，在秘书长特使所拟定的这些建设性建议面前，以色列始终采取一种极端的消极态度。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方面曾积极响应这些建议，表现了勇气与诚意。

20. 就这样，由于以色列拒绝合作，贡纳尔·雅林大使的使命便陷进了死胡同，问题依旧十分严重，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的前景依然不十分令人振奋。

21. 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所作的无数次努力，依然占领着本组织三个会员国的领土；由于这种占领而被逐出家园的阿拉伯人民，继续生活在流亡与绝望之中。为在该地区恢复和平而作的其他努力均一一失败了。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四个国家为协助雅林使命而举行的历次谈判也归于失败。

22. 在这个问题上，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都还记得，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苏联领导人一九七二年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曾经重申他们支持依照第 242(1967)号决议和平解决中东问题，进一步确定他们愿意为雅林大使的使命获得成功作出贡献的愿望。

23. 欧洲方面则表现出一种稳步增长的愿望，希望结束中东目前所保持的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吉达会议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智利举行的届会也都讨论过中东的严重局势及其危险而有害的后果。

24. 一九七二年八月不结盟国家的外交部长在乔治敦开会曾就中东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见 S/10944〕，强调指出，以色列当局，即以以色列占领当局，所采取的旨在改变被占领区人口统计、伦理和政治诸方面结构的一切措施均属无效。

25. 非洲，在过去岁月里备受屈辱，至今在这块大陆的南部仍然经受外国统治及其后果；非洲，尽管其在上埃及的某些领土受到掠夺，然而仍献身于神圣的和平原则，它曾经毫不犹豫地授权它的十名国家元首去与以色列——侵略者以色列进行接触，以谋求实施第 242(1967)号决议。这个和平使团在以色列遭

到的却是傲慢与蔑视。非洲又授权它的八位外交部长——我有幸也是其中之一——到这里来注视当前安全理事会的历次会议的工作，再一次带来了它的和平信息。

26. 以色列会不会对非洲的信息继续充耳不闻呢？

27. 一九七二年六月在拉巴特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以及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会议，各通过一项决议，呼吁以色列依照第242(1967)号决议的条款，立即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之前的阵地上去。通过这些同样的决议，非洲向联合国会员国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它们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之类，停止给以色列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因为这种支持能够使它增强军事潜力并永久地占领阿拉伯国家。

28. 军事征服难道可作为领土扩张的借口吗？一个靠着战争、破坏与霸占上来扩大其疆域的国家，难道有权自称热爱和平、配得上作宪章条款所规定的我们这个组织的会员国吗？如果以色列扩张主义发端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所构想出来的计划，那么实现这种意图必定要依赖它从国际帝国主义那里收到的大量的物资援助。

29. 国际舆论界都还记得，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以色列国防部长曾经阐述过这样的计划，即要分阶段地创立一个“大以色列”。摩西·达扬将军用这些说法表达了他的这场野心勃勃的赌博：

“我们的父辈曾抵达一九四七年分隔计划所承认的边境。我们这一代人已抵达一九四九年的边境。但是六天战争那代人能够抵达苏伊士、约旦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的。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在目前的停火线后面还会有其他新的线，但是它们要扩展到约旦那一边，也许会远及黎巴嫩，也许甚至要扩展到叙利亚中部。”

30. 安理会可以看出，这个讲话证实了以色列毫无约束的野心，解答了它始终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242(1967)号决议的原因。

31.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以色列在答复秘

书长的特使时声称〔见S/10.103，附件三〕，它不愿退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界线去。它曾一再声明，它不想撤出耶路撒冷城，它要继续占领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它将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大片领土。以色列的这些趋向曾得到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本人的证实。她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接见意大利杂志《欧洲》时说：

“以色列决不放弃耶路撒冷。这是不许可的。耶路撒冷是办不到的。我们甚至不会同意去讨论耶路撒冷。”

就约旦河西岸而论，她透露说：

“虽然以色列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尚未作出任何决定，但是多数以色列人乐意将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归还给约旦。”

32. 关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部分，她说，加沙将仍然是以色列的一部分，虽然她并不反对阿拉伯人提出加沙问题，假如要举行谈判的话。

33. 在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问题上，她说，她乐意跟叙利亚进行谈判，条件是新的边境要确保以色列在叙利亚高地上的存在。

“换句话说，”她说，“叙利亚人今天所在的地方正是应该定为边境的地方。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是不会退让的。我决不让步。”

34. 至于埃及的西奈半岛，果尔达·梅厄夫人在这次接见时说，以色列只想控制沙姆沙伊赫以及将它与以色列联结起来的那条沙漠地带。

35. 在谈及巴勒斯坦人的时候，果尔达·梅厄总理拒绝考虑他们返回以色列的任何可能性，她说，她不能接受在以色列和约旦之间建立第三个国家——也就是说，她不同意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然而大会在审议联合国称之为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时候，曾年复一年地——在一九六九年，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以及一九七二年——通过决议，承认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巴勒斯坦难民被剥夺了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人权宣言所宣称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承认要在中东恢复公正持久的和平的话，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乃是必不可少的。

36. 甚至在今天,巴勒斯坦人民仍困居在难民营里,或者在世界各地流浪,成为绝望与非正义的牺牲品。他们被剥夺了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被剥夺了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的权利,哪里能够歇脚,就投奔到哪里去。

37. 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再次重申它无条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跟以色列一样,巴勒斯坦也有权拥有家园和国家。一手制造了中东问题的联合国,有责任为这个问题寻求一项解决办法。我们一再认为要为中东保持这种爆炸性局势负责的那几个大国,有责任去采取更为合适的措施。

38. 我们再说一遍,安全理事会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就建议采取适当措施去对付以色列了,现在它是否准备这样去做?以色列的盟国是否愿意最终准备帮助国际社会从这个死胡同里解脱出来?

39. 埃及外交部长扎耶特大使在六月六日动人的讲话〔第一七一七次会议〕中,重申他忠于联合国宪章原则,宣告他的政府接受有关目前这个问题的一切联合国决议。然而他强调,这不能以放弃领土完整、放弃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在安全与公认的疆界内和平生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代价。

40. 在确信能得到盟国无条件支援的以色列方面,它通过其常驻代表约瑟夫·特科阿先生之口,重申它无论如何不放弃它的“权利”,不接受对第242(1967)号决议在均衡方面或解释方面作任何其他重大的改变。现在情况明摆在这儿。

41. 我们再说一遍,现在是安全理事会正视其职责的时候了。和前面所有的发言人一样,我们重申,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安全理事会。它能经得起这场历史性的考验吗?它将放弃过去那些业已证明毫无效果的作法吗?它将最终采取宪章所规定的有效措施去贯彻执行自己的决定吗?这些问题要由你们这些安理会理事国代表来回答。

42. 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继续勾结,由南非、葡萄牙、罗得西亚和以色列施展的、并由它们的盟国收紧的圈套,是笼罩在非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上空的一个严重威胁。我和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乍得、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苏丹、肯尼亚的

同事们受我们国家元首的委任,来到这里,不再是以我们各个国家的名义,而是代表团结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的整个非洲,向你们再一次强调指出笼罩在我们大陆上空的这一严重危险。如果安全理事会无力去消除一九六七年以来就已存在的、一直在破坏和平的那些根源的话,这种危险的威胁就会更加严重。

43. 不管怎样,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团将会从再次在六月份举行的这一系列历史性会议中得出恰当的结论来的。

44. **主席:**我对几内亚外交部长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国和我本人的致辞表示感谢。我愿十分喜悦地指出,自从几内亚共和国最初宣告独立以来,苏联和几内亚之间的友好、互谅与合作关系一直在发展着,并且在不断加强。几内亚共和国是非洲最早获得独立的国家之一;此后,它在非洲大陆的生活中,在整个国际生活中以及在联合国工作中,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几内亚共和国任命西塞大使为代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她是她的国家里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我们很尊敬她,十分高兴与她一起工作,审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上出现的问题。

45. 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摩洛哥代表。我请摩洛哥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46. **增塔尔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感谢全体理事国代表允许我在一场关系到我们国家的辩论中发言。我国,作为一个当然的阿拉伯非洲国家,然而也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意识到自己在涉及到捍卫正义和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切事务中应负的责任。

47. 我也要对你本人当选为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这不仅是因为你个人的品质一向使本组织得益非浅,而且还因为我们当中许多人把你在安理会对如此重大、如此敏感的问题开始进行辩论的时刻当选为主席视作一个好的预兆。你的国家苏联,鉴于它的国际职责,鉴于它的力量,鉴于它所施展的巨大影响,在解决安理会今天再次审议的问题方面,曾经为维护正义和法律发挥过并且继续被要求去发挥头等重要的作用。

48. 过去有一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愿放过以色

列发言人讲话的一字一句，希望找到一星半点轻率失慎的说法，它们或许最终能透露一些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对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民以及阿拉伯邻国怀有的根深蒂固的意图。

49. 是的，直接有关的阿拉伯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是早已下定的。对他们来说，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想在这个地区站稳脚跟并且继续扩张的既定决心是再也不容置疑的了。在他们的领土上正进行着一场典型的殖民主义类型的战斗，危及他们的利益，他们的主权，乃至他们本身的生存。

50. 但是却有一种疑惑的国际舆论不相信这一事实，它至今仍受到同情。它最初出现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转眼之间它就去为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悲剧性的骗局效劳了。这场骗局将中东抛进了暴力与杀戮的时代，这种情况已继续了四分之一世纪，而且还远远没有结束。

51. 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的侵略及其在使本地区的军事均势对侵略者有利方面所带来的深远后果，特别是对我们非洲人来说，具有意料不到的效果，使我们一下子就看清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真面目，它的种族主义本质以及它的扩张主义目标。

52. 由于口若悬河——这与因成功而欣喜若狂很有关系，以色列的许多领导人不再掩饰他们的意图与欲望了。他们傲慢地向国际社会、它所制订的宪章与法律以及它的各种机构所通过的决定与决议发出挑战。

53. 秘书长遵照第331(1973)号决议向本安理会提交的报告，尽管简短而谨慎，却提供了证据，证明以色列长期拒绝与联合国及其有资格的代表们进行合作，以便使本地区重新出现一个符合法律、正义以及国际社会的基本指导原则的局面。

54. 但是我们有甚至更为有力、更为确凿的证据，而且是来自犹太复国主义最高当局本身的。它说明了为什么种种国际努力至今一无成效以及为什么永远不可能获得成功。前面许多发言人以及刚才几内亚外交部长都已提到过这一证据，但是复述一下其中的某些说法或许是有用处的，因为它们是那样地明确，那样地具有代表性，我们有必要仔细地加以考虑。例如，

果尔达·梅厄夫人在一九七一年五月说，耶路撒冷将保持完整，它是以色列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色列决不会撤离戈兰高地；阿拉伯军队决不能再次越过约旦河。

55. 摩西·达扬将军也说过大致相同的话，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几内亚外交部长的引语。摩西·达扬先生说：

“我们的父辈曾抵达一九四七年分隔计划所承认的边境。我们这一代人已抵达一九四九年的边境。但是六天战争那代人是能够抵达苏伊士、约旦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的……。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在目前的停火线后面还会有其他新的线，但是它们要扩展到约旦那一边，也许会远及黎巴嫩，也许甚至要扩展到叙利亚中部。”

我们留心注意了这一点。

56. 在一九七一年的晚些时候，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先生也说过：

“……以色列在西奈、加沙、约旦和戈兰等地控制的领土内建立基布兹的那些地方，它将来是想保持的，并不打算归还给阿拉伯国家。”

57. 几天前，约旦的谢拉夫大使在安理会上（第一七一七次会议）证实了这些话。他告诉我们说，就他的政府所知，已经在占领区的各个地方建立了大约五十个居民区。他给我们讲了具体名字及地理位置，其中有些地方离开原来的分界线很远。

58. 这种说法至今未遭到否认，这是大有原因的。

59. 假如我提及过去我已经提及的讲话以及后来为其他人所附和的讲话，那末我是想再次说明这一事实，即以色列正在中东一意孤行地推行其侵略和兼并的既定政策，他们干得十分卖力，越来越抛弃通常为掩盖这种规模的国际性骗局所需的那种神秘性。

60. 今天，以色列并不比过去——例如一九六七年、一九五六年或者一九四九年——更重视人民的权利、国际法律或联合国的权力与威望。

61. 然而，以色列代表现在是怎么讲的呢？他是如何回答针对他的政府的势不可挡的指控的呢？当埃

及外交部长扎耶特先生直截了当地问他，他的政府是否承认不以武力获取领土这个原则时，他是如何回答的呢？

62. 以色列代表远远没有对这些指控提出抗议，远远没有给我们提供丝毫的证据，证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并不在推行侵略政策，不在单方面兼并那些属于由联合国宪章保障其完整的国家的领土，他只是多多少少地讲了下面这些话：第242(1967)号决议是得到以色列的赞同的，它之所以得到赞同，那是因为它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他给我们解释说，该决议并不意味着要归还一九六七年六月侵略以后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他还补充说，国际原则中并没有规定不可以通过条约去改变原有的、得到承认的边境。此后他还再三重复说，公认的边界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63. 可是这下什么都明白了。这就是以色列之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地顽固要求阿拉伯国家以被征服国的身分坐到谈判桌上来的原因。

64. 以色列拒绝服从不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

65. 以色列拒绝向非洲的贤达人士提供他们所真正需要的唯一的善意的证据，即以以色列应该声明它对兼并阿拉伯领土并不感兴趣。

66. 以色列拒绝对雅林先生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的备忘录作出积极的响应，因为以色列不同意恢复到侵略之前所存在的国际边界。

67. 最后，以色列把第242(1967)号决议解释为并不包含要归还武力占领的全部领土的含义。因此以色列想得到安全的、公认的边界，但是它要求并希望强加一项解决方案，借以把它的边界延伸到埃及国土的某地，延伸到叙利亚国土的某地以及约旦国土的某地。这不仅是对国际良心、我们的宪章以及我们的机构的挑战，这是一种挑衅。

68. 以色列看来并不急于放弃如此不公正、如此不妥协的态度。其他的算计使它有理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征服区将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与此同时，要继续占领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不管全世界千百万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感情受到多大的伤害，还要继续控制伊斯兰教圣地和基督教圣地。

69. 在这一整段时间内，往返奔波于聚居区和很难说好一点的难民营之间的巴勒斯坦人，正在被变成一种幽灵似的民族，除了被称作“难民”而外，不再为人们所提及，他们被剥夺了个性、身分甚至国土。

70. 在此期间，对该地区运进一支来福枪都十分敏感的以色列，却以所谓团结的名义——其可靠性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出来——或者通过到头来总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宗买卖，继续推行其通过各种可能的来源武装自己的政策。因而，阿拉伯人民将识别他们的朋友，以及那些坐失成为他们的朋友或继续作他们朋友的良机的人。

71. 尤其是以色列坚持要求享有比它的全部邻国加起来还要强大的永久性军事优势，这一点比其他任何论点都更能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军事政权的本性，表明它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究竟有多少信心，也使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怀疑它想再次采取什么手段去跟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和人民一起解决由它一手造成的这一困难争端。

72. 关于中东危机，特别是关于以色列对被占领土居民的行为，对他们的财产、对圣地、对被占领土内外有关国际法的尊重等所干的坏事，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曾经通过了大量的决议。回顾所有这些决议是令人厌烦的，但是提一下在许多有关决议中出现的下面两个主要因素也许是有益的。

73. 第一个是：经常被联合国机构提及的本组织的宪章、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以及庄严的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大会第2734(XXV)号决议〕中重申的我们这个团体的基本原则。

74. 要指出的第二个因素是：一再向以色列发出呼吁，要它按照宪章规定的原则办事，按照本组织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办事；那些呼吁一再警告以色列，如果它再不服从，就要采取适当的步骤来实施这些决议。

75. 这两个因素将成为我们的主要支柱，我们要在这些支柱上面建立我们目前的共同关注，以及我们关于确定有关各国的义务与职责的要求。

76. 在这次辩论开始时，侯赛因二世国王陛下

给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发来一份电报，向他表示自己对该地区严重局势的深切关注。国王在电文中补充说：

“在以色列发动侵略六年后的今天，它对联合国、大国以及非洲统一组织所发出的种种和平倡议仍旧坚持采取不妥协和消极态度，顽固地拒不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因此我们感到这是一件必要而紧急的事情，即联合国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必须履行自己的全部职责，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以迫使以色列遵守并严格实施规定它必须从占领的全部阿拉伯土地上撤出武装力量、必须尊重保障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的那些决议。在安理会方面，除了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而外，其他任何态度都会削弱各国人民至今对本组织仍怀有的信念，并不可避免地在该地区导致新的爆发，从而严重地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S/10942〕

77. 就这样，我们面临着以色列死命拒绝跟本组织及其有资格的代表们进行合作，通过实现符合法律和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原则的公平合理的解决，努力恢复该地区的和平。

78. 以色列利用目前这种以武力造成的并以同样方式维持的既成事实，一面支持第242(1967)号决议，一面却对它作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种带有倾向性的解释，即以以色列认为该决议允许它把通过武力实现并维持的兼并合法化。这种带有倾向性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联合国的决议是跟宪章的原则与目的不可分割的，也是跟本组织的庄严宣言——例如加强国际安全宣言——不可分割的，是跟公约和国际准则所规定的我们的各项义务不可分割的，最后也是跟在这方面所通过的其他各项决议不可分割的。这些决议经常肯定我们所支持的基本原则。第242(1967)号决议的情况也是如此。难道这项决议不是首先就谈及不许可通过武力获取领土吗？难道它没有专门提到宪章第二条吗？该条特别规定本组织会员国“……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

79.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怎么可以把这项决

议解释成安全理事会授权它能够在那些享有明确划分的、公认的国际边界的国家的领土范围内，自己认为哪里合适就把边界定到哪里呢？

80. 在本机构和本组织面前，只有法律和正义才算数。在这里，基于使用武力和压力的讹诈必须被宣布为非法，而且幸而已被宣布为非法。

81. 几天前，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上控诉了强加给他的国家的胁迫——他声称以色列不会向之屈服的胁迫。他所指的胁迫是什么呢？他亲口告诉我们，那是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决议的胁迫，那是两大国、四大国、特设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咨询委员会——而且我还可补充说，也许是非洲的十位贤达人士、雅林先生等等的胁迫。诚然，阿拉伯国家是求助于这些胁迫措施的，但是它们之所以这样做，那是由于它们或许犯了这么一个错误，即在漫长的六年岁月里，一直力图通过那些纯和平措施，去劝说以色列尊重法律、正义和自由，使以色列注意国际社会的禁令。在这个组织里，我们除了求助于以色列代表所控诉的那些胁迫措施而外，不可能求助于其他什么武器和胁迫措施。

82. 把恐怖主义上升到国家学说高度的少数联合国会员国之一的以色列，正在采取野蛮的种族灭绝手段来对付巴勒斯坦人民，以便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些使人难堪的、老是进行谴责的见证人——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结构所赖以建立的不能令人容忍的非正义的见证人。

83. 我们可以对安理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说，除非巴勒斯坦人民重新获得正义和尊严，否则中东就无和平的希望，因为他们的不幸是整个中东危机的发源地和长期根源。

84. 在以色列挑战性的目空一切的态度面前，我仍要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所显示的智慧与合作精神表示欢迎，她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充满信心，正在毫不吝啬地支持一切国际努力，以实现国际社会梦寐以求的和平公正的解决。同样，我也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不论以什么代价、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向侵略者放弃一寸国土的决心表示赞颂。埃及在显示这种决心的时候，就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土，但同时也

是为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在捍卫和巩固法治及国际秩序。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过程中，也可以和叙利亚与约旦那样，能指望得到我们无保留的支持与全面的团结。

85. 向以色列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国家是在支持一项暴力与罪恶的犯罪勾当，是在侵害一个民族即巴勒斯坦民族和许多主权国家——以色列侵略与军事占领的受害者阿拉伯国家的基本权利，它们必须明白自己在历史面前为此而承担的严重责任。

86. 我们认为，联合国方面远远没有耗尽它的整个武库，它只是经常在挥舞它早就应该有效地使用的那些武器。

87. 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托付给了安理会，今天我们再次吁请安理会履行这些职责，采取具体的有力措施迫使以色列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将其武装力量立即撤离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尊重并保障巴勒斯坦人民对他们自己的国土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88. 以色列接连不断的挑战，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辩论、我们的决议、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原则的一贯藐视，业已使我们这个不能替代的组织的声誉与权威遭到了十分沉重的打击。

89. 安理会最后总有一天必须明白，这种局势首先是在损害本组织的信誉，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损害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你们这些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们正是这种和平与安全的保护人和保障者。

90. 主席：在请下一个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通知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们，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我收到了巴林代表的一封信，请求准许他参加安理会对中东局势的审查。依照惯例，我建议邀请巴林代表参与审查中东局势，但无表决权。既然没有异议，会议决定如上。我就邀请巴林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内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当轮到他发言时，将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S. M. 萨法先生(巴林)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91. 莫伊索夫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

有两个理由使我感到的确格外高兴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六月份主席。第一个理由是：你是你们伟大国家——苏联的一位十分可敬的代表，独立的、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跟贵国在许多重要的领域里有着友好的、不断发展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中，我们两国在现代史上那些最紧要关头曾坚定地站在一起，她们的平等合作一向是有益于双方的，一向是有益于世界合作、安全与和平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知道你的十分杰出的个人品质，以及你在世界事务、尤其是联合国工作、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工作方面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经验。这些突出的品德使你有资格指引我们完成安全理事会六月份的复杂任务。我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六月这个月份对安全理事会来说，向来是不大好过的。今年，带领我们进行这场历史性的中东辩论的责任，还有其他种种事情，已经落到了你的肩上，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人来领导我们了。这两条理由，再加上我们之间极好的私人关系，加倍地肯定你可以指望我们乐意使你的任务变得稍许轻松一些。

92. 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强调指出，我的好同事和好朋友苏丹大使阿卜杜拉先生领导我们完成五月份重大事情的杰出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

93. 南斯拉夫代表团出于好几个重大理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来对待当前安全理事会根据第331(1973)号决议审议中东局势。

94. 对目前和将来都充满着危险的这一严重局势，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由于在可狭可广的中近东地区发生了新的不安定情况而变得进一步复杂化了。秘书长的报告详尽地描写了停火时期如何实际上变成了以色列更加频繁、更加危险地侵略进攻阿拉伯邻国的时期。

95. 与此同时，武力征服的领土仍被占领着，安全理事会的重要决议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各种决定仍未实施，正当迫切需要国际社会中最大多数会员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时候，这些原则却遭到了违犯与践踏。

96. 被占领土的局势正在每况愈下，然而以色列却与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以及基本的、无争议的国际法

准则背道而驰，正在着手改变这些领土的人口统计、经济、政治及社会等方面的结构。

97. 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家园权利的人民——的处境正在变得更加严重。

98. 作为一个欧洲和地中海国家，南斯拉夫所处的地区与中东的局势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她对通过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从而消除危机的根源直接感到兴趣。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她希望跟全体会员国和不结盟政策的所有积极因素一起，在消除侵略后果、并且尊重联合国各项有关决定所体现的所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克服中东危机作出她的最大贡献。

99. 各会员国依据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托付安全理事会。现在，当联合国的这一机构来处理这样一场辩论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许是要决定和估计这个危机的范围与严重性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程度。我们认为，下列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100. 中东危机的性质并非狭隘的、局部的、地区性的。这场危机是一场冲突，是一个经常出事的地方，由于它涉及到这么多重大的利害关系与原则，已经造成并还会造成广泛的对抗，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101. 中东危机作为世界上战争与紧张局势的主要温床，丝毫没有受到缓和潮流的影响。假如谁设想悬而未决的中东危机能被安然纳入缓和体系的话，那末，该地区的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将会表明这不能认为是可靠的估计。我们已一再发现，以色列频繁的武装进攻周期和随之而来的该地区与周围地区的军备增加，以及出于战略考虑而造成的紧张局势的加剧，有可能导致在该地区爆发战争，或导致那一类曾好几次把世界推到对抗边缘的国际危机。如果这种局势不很快发生重大改变，那末不论现在或将来，总避免不了这样的结局。这场危机的消极后果，正在非常明显地影响整个国际社会实际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利益。

102. 所谓的不战不和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因为对付巴勒斯坦人民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一

直在进行着。另一方面，正在利用这种事态使占领永久化、合法化，并承认征服的战果。

103. 就阿拉伯国家和该地区人民而论，他们的领土被占领，他们遭受武装进攻和巨大的破坏，他们要把大部分国家财富用于自卫，这一切阻止或大大地妨碍了这些本来是富裕的、有才干的、勤劳的人民与国家的全面发展。正当人类极其需要他们为世界经济、文化和科学以及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全面贡献的时候，正当人类若缺少这种贡献就会发觉更难于满足自己的某些基本利益与需要的时候。人类却被剥夺了他们的这种贡献。

104. 在另一方面，就以色列而论，命运把它跟相邻的阿拉伯民族联结在同一地区，它不是在本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之间充当一个公平合作和共处的因素，而是把巨大的精力花费在战争与占领手段方面，从而破坏了自己的真正民族利益，而它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则每况愈下。

105. 现在该是认识到这个简单真理的时候了：在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上”，没有谁能由于别人日子不好过而自己日子好过的，保持目前这种事态对以色列也是没有好处的。

106.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由于局势的严重性，由于这次辩论的严肃性，由于我们要竭尽全力，通过极小心地运用各种可能发现的现存的或潜在的有利和有益的因素去克服目前瘫痪状态、促进中东和平事业的极端必要性，我们有责任怀着最强烈的责任感来对待我们的共同任务。

107. 出于这些考虑，我们再次注意到，我们实际上是面对着两种政策：一方面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方向是解决危机，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决议通过和平手段满足他们合法的、得到普遍承认的利益，以及乐意为大家都同意的全面政治解决铺平道路。在另一方面，全世界面对着以色列的政策，这一政策表明自己是跟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及大会的各项决议背道而驰的占领政策，保留已占领土的政策，领土扩张和兼并政策。

108. 当然我们知道，对各项决议或其中的某些

部分以及对中东局势的前因后果，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以色列给秘书长特别代表雅林大使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备忘录[S/10403，附件一]的答复中的如下两段话并列起来，那末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它们更清楚、更无可争议地表明我刚才概括的那两种政策的差别了：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当以色列作出这些保证之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将乐意与以色列签订一项包含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所规定的所有上述义务的和平协定。”〔同上，附件二〕

以色列：“以色列武装部队从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停火线撤回到和平协定中所确定的安全及公认的商定的疆界内。以色列不愿撤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界线。”〔同上，附件三〕

109. 在安全理事会以前的辩论中，我们曾有机会请大家注意以色列所采取的特有的态度。在解决冲突的道路上，每当一个据说是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被排除之后，以色列作出的反应就是提出另一个障碍，再次把它说成是取得任何进展的绝对必要条件。当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和其他邻近的阿拉伯国政府赞同务必尊重和保障该地区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及其在安全及公认的疆界内和平地生活而免遭武力的威胁或使用武力等权利这些原则之后，于是就提出要求，要与以色列直接缔结和约。

110. 当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这个重要因素同意了这一要求之后，于是就强调外国军队的存在使解决成为不可能。当这样的情势也出现变动之后，于是就提出了这种不可能实现的因而也是不合情理的要求，大意是：每一个阿拉伯政府应该对巴勒斯坦组织在任何地方采取的任何反对以色列占领的行动承担直接责任，并应该绝对防止这类行动的发生，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解决办法——而闭口不提上述阿拉伯国家已经接受国际航道自由通航的原则，建立非军事区以及由联合国在场作为额外的安全措施等等原则。

111. 解决这场冲突的重要因素——阿拉伯邻国政府一再表明它们乐意并且能够和平解决这场冲突，这些和其他一些重要证据不仅没有加以利用，而且甚

至没有得到正当的承认；另一方面，却大肆利用在时间与空间方面都比较遥远的、无关宏旨的不同场合所表明的立场和所发表的讲话。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证明一个老早过时的论点，即阿拉伯邻国不打算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和享有联合国承认的合法权利。显然，其真正目的仅仅是想以这种现在已站不住脚的说法，即问题所涉及的是以色列的生存，来掩盖货真价实的兼并与统治政策。

112. 这两种政策之间以及针对解决的条件表明立场与态度的两种方式之间的天壤之别，不幸仅仅是具体行为与现实的一种外交上的正式反映。我们仅仅从秘书长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就可援引如下这些资料：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以来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共计十七个决议与决定中，有八个决议谴责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十一个决议呼吁以色列停止此类行动，也就是说，不要再采取这类行动。好几个决议对所有的暴力行为深表遗憾，其中有一项决议还进行了谴责。安全理事会关于耶路撒冷城的决议不是谴责以色列，就是宣布它的一切兼并措施无效。

113. 尽管以色列一再坚持说它受到威胁，然而事实却是我们面临着下面这种与以色列二十五年前宣布独立以来的行动与立场类似的、相互关联的现象：通过连续的战斗，被以色列兼并与占领的领土扩大了，而阿拉伯难民以及无家可归的人员数目却不断在增加；被占领土内以色列居民点的数目正在增加；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谴责以色列日益频繁、日益严重的军事进攻的决议的数字上升了；来自各地区投票赞成这些决议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数目一直在增加。

114. 国际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为正义事业而战斗的国家，尤其是小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会扩大支持者的人数，在国际社会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而不是相反。

115. 这里我还想说一下，在这个不是十九世纪的也不是二十世纪初的、而是当代的世界上，要使边界安全不是靠拥有这种或那种战略优势地位。在我们这个拥有尖端武器的时代和时期里，单单从领土和自然条件来解释边界安全至少说是过时的。维持边界安全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共存合作的政策与现实以及睦邻政策，而不能靠天生就不牢靠的征服兼并。

116. 南斯拉夫全面一贯地致力于和平，致力于不论社会制度异同、疆域大小和发展水平如何的所有国家与人民的积极的和平共处。这一点，再加上我在发言开头部分所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怀着如此热切的责任感来对待这次辩论的理由，在一九六七年以来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指导并激励南斯拉夫始终不渝地积极为中东问题寻求某种解决办法。

117. 毫无疑问，在这方面，铁托总统的作用与个人倡议是占有特殊地位的。紧接着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他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访问了中东，在那里提出了有名的五点，并且得到了意义重大的接受；他参加了一九七〇年在卢萨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他跟纳赛尔总统和萨达特总统举行过无数次会晤；他与几个大国的国家首脑及其他合作人交换文电并互相访问。这一切都是他所作出的特殊的不懈的努力。在不结盟国家的各种行动中，在一九七二年乔治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在大会的届会上，以及在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期间，南斯拉夫政府的活动及其外交也是有案可查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118. 从一开始，南斯拉夫就是从如下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出发的，我们至今仍恪守不渝，我国代表团并且认为它们始终是克服多年来如此危险地僵持着的中东危机与战争僵局的坚实基础。

119. 第一个原则是：摒弃武力政策，不承认征服所得，不允许以色列通过武力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攫取任何领土，以及收复用武力夺取的土地。这是联合国所有决定和决议中最关键的原则之一。因此在被占领土内所作的任何变更均不能予以承认。

120. 第二，以色列武装部队全部地、无条件地撤出一九六七年战争中所占领的一切领土，撤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界线。

121. 第三，尊重该地区的所有国际边界，国际公认的边界。

122. 第四，中东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每个国家享有独立、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受干涉的权利，在安全和公认的疆域内和平生活和自由发展的权利。众所周知，南斯拉夫从不怀疑以色列的主权和民族同一

性，我们始终是把以色列的生存权、安全、承认它的主权和民族同一性跟批判以色列有损于阿拉伯邻国的领土扩张政策及其武力兼并政策区分开来的。

123. 第五，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当它尊重该地区各国人民的合法利益后，中东的和平才能持久。不论在中东还是在其他地方，任何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都不可能建立在对一国人民的奴役之上，而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要求就是也应该保证并承认他们返回家园的权利。

124. 最后第六，通过和平的政治方式解决中东冲突，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根本利益和不断的要求。当然，这不能被解释为剥夺被压迫和被占领的人民为求得自身解放而战斗的权利。通过政治方式和平解决的要求，只有当另一方也打算这样做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

125. 我们相信，这些相互之间具有逻辑关系的原则所构成的立足点，对所有赞成通过一种能兼顾有关各方的合法利益的方式来解决中东问题的人来说，是挑不出什么大错来的。

126. 我们认为，这些原则也构成了公正的持久和平所应依据的基础。实现这种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正是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242(1967)号决议的目标。

127. 如果有关各方不顾各自所采取的不同方式以及在寻求和平解决方面迄今所遇到的困难，都能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赞同这些话，那末我们相信，通往和平之路最终就畅通了。尤其是如果以色列能接受不以武力获取领土和尊重国际边界的话——它们实际上是问题的核心——我们可以肯定，到时候其余问题也就能够找到互相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了。其实，要是事先就对建立中东和平的唯一共同基础达成协议的话，对最后正式地、全面地和平解决冲突也就比较容易达成协议了。以色列方面对这些基本问题缺乏这种明确的态度，它不肯接受不以武力获取领土和尊重国际边界的原则——这可从联合国六年来为了实现和平解决而作的种种努力的全过程中反映出来——也妨碍了就方式问题以及如何成功地运用第242(1967)号决议所规定的谈判途径达成协议。

128. 我们认为，秘书长报告的结束部分所包含

的那些话也是十分重要的：“二十五年多的时间以来，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中东问题方面一直负有重大的、普遍公认的责任。”〔S/10929，第115段〕以及“没有一个政府或一批政府能够在联合国范围之外解决〔这个问题〕。”〔同上，第116段〕

129. 南斯拉夫代表团曾一再有机会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上解释过，为什么中东问题这个一开始就与联合国有关的重大国际问题应该、能够并且必须在联合国范围内通过联合国的合作才能解决。

130.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认为，假如大国或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确保贯彻那些考虑到有关各方合法利益的联合国基本决定的立场与必要性出发，假如它们获得国际社会对它们行动的最广泛支持，它们是能够作出具体的贡献的。有用的国际经验的实例表明，大国采取这类负责行动是能产生有价值的并能得到普遍接受的成果的。

131. 那些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无疑要对寻求一种和平解决办法——这也是符合它们自己利益的——负有特殊责任的大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施加影响，促使最终贯彻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条件更快地成熟。

132. 在制定这些立场观点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坚定地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其他决议为基础的，是以大会的有关决议——尤其是第二十

五届、二十六届和二十七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为基础的，是以始终对中东怀着公正的和平解决的概念努力施展政治影响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决议为基础的。不结盟国家数目的增长——这个现象在今年九月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最高级会议上得到了生动的反映——以及他们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的有力出现，不应被低估为仅仅代表某种人数上的无意识力量。不论新成立的国家还是成立已久的国家，都在加入不结盟的行列。它们对中东问题的观点恰恰就是那些备受侵略、兼并、压迫、边界不安全、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强迫、霸权企图之苦的许多国家的观点。因此，它们对所有弱小国家的权利与利益不能不放在心上。

133. 我们希望这次对整个中东问题早该进行的审议以及在联合国范围内所作的种种有关努力，将使我们能比较容易地克服那些使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至今未能取得任何进展的障碍。

134. **主席：**我对南斯拉夫代表莫伊索夫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苏联和我本人所讲的友好话表示感谢。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我对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友好、合作和互相信任的关系的发展和加强可以表示由衷的满意。我可以向南斯拉夫代表保证，苏联将继续作出各种必要的努力，以确保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与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 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销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